

航迹

王世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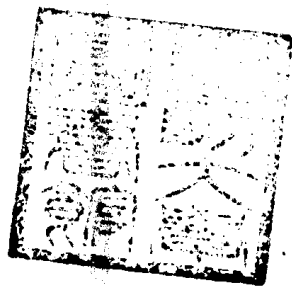


2 034 4097 2

王世阁 著

航迹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航 迹

王世阁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4 $\frac{1}{2}$ ·插页8·字数275,000

1986年11月第1版·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600

书号10137·156 定价2.20元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王世阁，辽宁省新民县人，一九三一年生，一九五〇年八月入伍，一九五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现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员。

他在少年时，曾接触过一些民间文艺，如唱本、评书等；参军后，当过宣传队员，师团宣传干事和空军政治部文艺干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空部队赴朝参战。

他于五十年代初，写过一些曲艺作品；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在《文学青年》、《新观察》和《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连长和战士》、长篇小说《火网》，以及其它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和独幕话剧等。他的短篇小说《在师指挥所里》和《友与仇》，曾先后荣获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和一九七九年颁发的优秀作品奖。

目 次

第一章	双重脸谱的飞行员·····	(1)
第二章	一级专机来到了机场·····	(25)
第三章	气球是自己掉下来的吗? ·····	(65)
第四章	飞行员的妻子苏云·····	(94)
第五章	大地在艰难地呼吸着·····	(115)
第六章	在总结飞行训练经验的时候·····	(147)
第七章	“唉, 我的大战略家同志·····	(199)
第八章	红军坟前话古今·····	(234)
第九章	他是一块铁, 还是一滩泥? ·····	(294)
第十章	这叫一颗瓜子一颗心哪·····	(339)
第十一章	这是最后的航程么? ·····	(366)
第十二章	他是祖国蓝天的一片·····	(403)
尾 声	到底该追究谁的责任? ·····	(444)

第一章 双重脸谱的飞行员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得金。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之八

1

一架“运五”型飞机在穿过迷蒙蒙的云层时，墨绿色的翅膀突然激烈地抖动起来，记者成涛感到肠胃有点涌动，脑袋也晕乎乎。他知道，这是遇到了不稳的气流。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防止在机上呕吐，他透过圆形舷窗，浏览起机下的景物。尽管飞行高度不足四百米，速度也不大，但是，从地面上映现在他眼底的却是灰茫茫的一片。不仅没有什么景能吸引住他的注意力，那眩目的灰云反而使他的内脏涌动得更厉害了。他双手捂着肚子，蓦地产生一种联想：此刻，假如我不是个运输机的乘客，而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正驾驶着超音速飞机，飞行在一万几千米

的高空中，会是怎样的感觉？假如我不是个身强力壮的健康者，而是个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的生命即将结束的病人，我会是怎样的感觉？假如不是短距离航行，而是在大距离的连续飞行中，我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假如，假如……成涛这些假设，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是他这次所要采访的对象，一位令人敬佩的开击机飞行员，在最后的航程中，正是处于这样的境况。

说来也凑巧，成涛在以特邀记者的身分参加军区空军的党委扩大会期间，曾同航空兵C团的政委住一个房间。政委名叫井期光，个子不高，平易近人。在开会期间，他三天两头跑医院。成涛以为他的家属病了，一问，方知他探望的是一位飞行副大队长，叫安庆生。成涛对这位政委如此关怀下级，很受感动。后来问清楚了，那位飞行副大队长患的不是一般病症，而是不治之症——肝癌晚期扩散。据说患者的整个腹腔组织全部染上了癌细胞，大的象乒乓球，小的象黄豆，肚子里有大量的血性腹水，肝脏已经溃烂。多么可怕的癌呀！成涛也深深为那位即将被癌夺去生命的副大队长感到惋惜。然而当他听说那位飞行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执行了几十次战斗任务，居然还能够驾驶飞机横跨四省，航程一千二百多公里，安全返回了基地，他又由惋惜而惊讶，由惊讶而钦佩，便决定同井政委一起去拜访这位英雄。不巧，就在当天下午，这位飞行员被癌夺去了生命。

“老成，您是全区出名的大手笔，快手，给写一篇

吧，哪怕是写个豆腐块似的小稿子，能登在报上，对我们团也是个很大鼓舞呀。”井期光眼里含着悲痛的眼泪，几乎是哀求地对成涛说。

第二天，成涛去医院做了解，并依据井期光的介绍，连夜写了一份《简报》，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一份不到千字的，并无文彩的材料，竟然激起那么多人感情上的巨大波澜。有些人热泪盈眶，感叹英雄的伟大和过硬，惋惜英雄死得太早了；有些人要求党委给安庆生立功，授予“硬骨头飞行员”的荣誉称号；有些人提出把安庆生的事迹写成文学作品，编成剧本，画成连环画，印发部队；还有些人建议会议增加一项议程，请C团政委井期光介绍政治工作经验。在这个情形下，成涛给报社打了电话，报告了文章内容，要求给留一个版的版面。说待他去C团采访后，很快交稿。照一般惯例，写英雄必须要写党的培养的内容，他要求井政委给补充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井期光很谦虚地说：“从老安分到部队那天起，万司令员就给他当师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你最好把万司令员写进文章里。”成涛当即赞同，说：“万海堤是一位老英雄，安庆生是当代的新英雄，写老英雄培育出新英雄，好！”他去找了万海堤，说明了想法，请首长谈谈情况。万海堤的头发已经花白，但气概仍然不减当年。万海堤说：“昨天，我去医院和安庆生的遗体告别，和他老婆苏云谈了话，整整一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实。我想不通，一个几天前还在天上飞行的飞行员，怎么这么快就死

了？病的起因是什么？平时有没有症状？领导知道么？航医知道么？要知道，为什么不及早治？为什么还让他上天飞行？这不是拿飞行员的命不当回事么？要是不知道，又是为什么？”问题提得那么突然。没有等成涛思索，万海堤又说：“当然，死了人，照例开个追悼会，租送几个花圈，领导人讲一番赞美死者的话，或者洒些哀伤的眼泪，或者写一篇纪念文章，这都不难做到。那么，事情是不是就此了结了？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这个人的死，给活着的人们留下了什么？对各级领导有没有什么启示？”他没有提出任何指示，也没有提供一点材料，只是说：一切都靠作者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去认识。

.....

飞机经过一段上升气流，逐渐下降了高度，就要着陆了。成涛感到身子抖得很凶，耳朵堵得慌，便又联想到安庆生，这位身患晚期癌症的飞行员，从前线归来的那一天，也是在这里着陆的吧？在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公里的空中搏斗以后，着陆时想必已精疲力竭了，是怎么把飞机降下来的？……在成涛设身处地体味英雄如何归来的情景时，飞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停止了。啊，英雄成长战斗过的地方到了。

这一天，是C团的飞行日，跑道上不断有飞机起飞、降落，加油车、牵引车和氧气车来来往往很忙碌，但整个机场的秩序却井井有条。政治处的一位干事把成涛领到塔台前，向一位身穿飞行服，中等个头，赤红脸盘，头顶脱发

的干部，介绍说：

“这是我们团长。”

“戈峰。”团长说。

成涛把介绍信给了戈峰。

“噢，我知道了，你是来了解安庆生的情况的。”戈峰在和成涛握手的时候，眼睛还盯着空中一架进入四转弯的飞机，说不上热情，也不能说是冷淡，“你打算咋搞？”

成涛说：“我想找了解情况的同志谈谈，或者开几个座谈会，搞清安庆生的成长过程和以前的事迹，写一篇英雄人物报告。”

“噢，这样……”戈峰望着跑道那边。其实，跑道上既没有飞机起降，也没有车辆过往，显然他是在思索着什么。他转过身来。“我和安庆生在一起十六年，和一般人比，应该说，我更了解他。”

“当然。”成涛说。

“我觉得，安庆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在前线坚持两个月的战斗飞行，能够把飞机安全地开回来，单凭这一点，就够得上英雄行为，很值得学习。至于说他以前的什么事迹呀，成长呀，还需要提么？”

“怎么了？”

“人已经不在世了，何必再去翻腾那些旧事呢？”

“是不是说，安庆生以前的表现不怎么好？”

“不，不能这样笼统讲。”戈峰更正说，“我回顾一下，他总的表现是马鞍形，他刚到我们团那几年表现不

错，最近这年把的表现也过得去，在中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实说，问题就多喽。”

“主要是什么问题？”成涛问。

“主要问题嘛，概括地说，是飞行事业心不强，政治思想落后。”

“噢？表现是什么？”

“我一向认为，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可以说，是用金子垒出来的。国家养这帮子人干啥？是叫你飞得好，到用你的时候，能够顶得上。飞行飞行，不飞不行嘛！因此说，一个飞行员的飞行事业心怎么样，飞得怎么样，这就是我衡量飞行员的尺子。老安咋样？长时间以来，他把心思过多地放在自己和小家庭上，用在飞行上的精力连二分之一也不到。老实说，在这方面，他老婆苏云起了很坏的作用。还有，你肯定知道，前年，我们团发生一起叛徒事件，给党抹了黑。安庆生和叛徒在一个大队，长期以来，他们之间关系密切，感情共鸣，在一起喝过酒，散布一些对党不满的话，直到事件发生后，他还是划不清界限。”

是的，戈峰提的叛徒事件，成涛听说过，不仅震动了军区空军，而且也通报了全军哪！他想：如果，安庆生和这件事有瓜葛，那问题就严重了。

戈峰说：“我记得，毛主席有一段怎么看干部的教导，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还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一贯性嘛，我认为，对安庆生也应该这么看。是吧？”

从戈峰说话的语气中，成涛闻到了一些教训的味道。可是，他能说什么呢？戈峰继续说：

“在林彪、江青那伙子掌管宣传大权那阵子，报上登的那些玩艺儿，叫人看了实在生气。说一个人好，那个人就好上了天，处处都好，连放个屁都是香的；说一个人坏，那个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是个坏种。这不是搞唯心主义么？谁信这套鬼话？党的威望叫他们败坏得一塌糊涂！如今，林彪、江青那帮家伙完蛋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宣传报道上，我想，我们应该讲求实在了。是吧？”

戈峰把成涛领进休息室，向飞行员们一一做了介绍，说：“这是军区的老成同志，来调查安庆生的。你们知道什么，要主动提供，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要打埋伏，不要看风使舵，更不要受我的影响。懂吗？”

也许是疑神疑鬼吧，成涛隐隐约约觉得，那一双双射向自己的眼光好似在问：你是什么人？是哪个山头派来的？又要作什么骗人的文章了？有个小白脸飞行员冒了一句：“是不是又来了一级专机？”不知是什么意思。

成涛完全陷入了迷团。如果戈峰的看法符合实际的话，那井政委和医院同志提供的材料不成了假的么？安庆生的英雄行为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么？如果戈峰的看法不符合实际的话，那又是为什么？这中间是不是掺杂了某些派性或者个人恩怨的因素？此刻，在成涛眼前，好象有一台显像不好的彩色电视机，把安庆生映出了双重

脸谱，一个是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红色飞行员，另一个是政治思想落后的灰色飞行员。两种颜色怎么也调合不到一起呀！

晚饭后，成涛想独自梳理一下思绪，刚坐下来，走廊里便传来一阵重重的脚步声，随即屋门被敲响了。几乎在他说“请进”的同时，一个人已经跨进屋，带进来一股汗酸味儿。他望去，见来人身着飞行服，四十出头，小个儿，额头前冲，胖墩墩的。看架势，这人是飞行后，刚吃罢晚饭，没顾得洗涮一下，就赶来这儿的。

“你是老成同志？”他问，一口河南腔儿。

成涛点点头。

“要了解安庆生？”

“是的。”

“你到机场时候，我正在空中。”来人上跨一步，打机枪似的，“你来之前，跟井政委谈过么？”

“谈过。”

“哼！听这个人的话，你得打折扣听。”

“为什么？”

“他心术不正。”

“噢？”成涛眼前又增加了一层迷雾。难道井政委要求我宣传安庆生也是错的么？

“我叫朱凤伦，和老安是航校同学，对他很了解。”他依旧是急匆匆的，“说老安算不算英雄，我下不了断语。可是，我绝对不能同意团长的看法！”

“为什么？”成涛懵懵懂懂地问。

“因为，他的观点极端片面，是错误的。”

成涛指指藤椅，请他坐下来。

“不，站着说得劲儿。”朱凤伦说，“安庆生文化水儿浅，在航校学习航空理论碰到不少拦路虎。虽说他费了很多牛劲儿，把节假日也搭上了。可是，还是跟不上趟。我们区队有个高中生，叫凌世雄，常给老安补笔记，上小课，为这个，凌世雄受过两次队前嘉奖，在全校介绍互助经验。”

“凌世雄？”成涛听这个名字很耳熟，“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叛徒？”

“是，怎么样？人家那时候不是叛徒嘛！”朱凤伦不满地翻翻眼珠子，“听我们老师长万海堤讲，在陆军时，他向国民党俘虏学过技术，在航校那阵，他还向日本教官（也是俘虏）学过飞行呢。希望你不要形而上学看问题。”

成涛感到朱凤伦的个性很强，不敢再打断他的话了。

“关于凌世雄的情况，以后再讲，我着重讲老安。”朱凤伦自顾自地说，“你没见过老安吧？他是个大个子（比我高一脑袋），有力气，能干活，五八年‘除四害，讲卫生’时，他是打老鼠的能手。个人嗜好嘛，他会抽烟，不过净抽劣牌子烟。他爱打篮球，动作没有我灵活，输球从来不埋怨。他飞行认真，二十多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飞行等级事故。

下面，我讲讲从航校毕业以后的情况……”

新飞行员们即将开飞。他们都憋足了劲儿，决心打响头一炮。

在飞行教室前绿茵茵的草坪上，小鹰们各自捏着飞机模型，两人一组，一前一后，一会儿直行，一会儿转弯，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抬起，口中念念有词，在做着地面演练动作。安庆生和朱凤伦在一个组，庆生为长机，凤伦为僚机，庆生在前，凤伦在后，两人步伐一致，速度一致，姿态一致，象被一条无形的线牵引着，动作十分默契。一阵缓慢有力的脚步声传来，草坪外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师长万海堤来了。

“大安，他朝咱们来了。”凤伦低声说。

“知道。”庆生说。

他们到达部队那天，刚刚进了宿舍，凤伦就把背包往床上一扔，怨声怨气地说：

“哼，不让飞，咱们就关在小屋里修心养性吧。”

庆生回了一句：“别急嘛。”

“还不急！当兵讲纪律，既然上级命令不让新飞行员单独飞行，这就是圣旨。咱们这双筷子能撬得动船么？”

随着有节奏的脚步声的临近，竹帘一掀，一个身形魁梧的大汉跨进了屋，遮住了室外射进来的光线，使房间一下子显小了。庆生和凤伦仔细打量着来人，看年龄，三十

七岁左右，看长相，紫红色的脸盘上，挂着点点汗珠儿，大嘴岔儿，鼓鼻梁，浓黑的眉毛耷撒着，眼珠黑白分明，亮闪闪的。咦，这么面熟？朱凤伦霍地站起来，“您是……”

“认识一下。”来人说话了，声音响而脆，“万海堤。”

“师长！”庆生和凤伦赶忙敬了个军礼，内心涌出一股强烈的敬畏感，双双垂手而立，不知该说什么好。

万海堤伸出又宽又厚的大手，掐了掐凤伦的胳膊，说：

“小胖墩，你叫什么名字？”

凤伦脚跟一碰，报告了自己的名字。

“噢，河南人！”万海堤又拉起庆生的一只手，“大个子，你呢？”听庆生报了姓名以后，他抓住庆生的胳膊，隔着外衣掐了掐，“嗯，不光个儿大，肌肉也结实，有力气。家在哪儿？”

“山西。”

“好，他家河南，你家山西，我家山东，都是黄河边上的炎黄子孙，近亲。”

两个年轻人都忍不住乐了，敬畏感减少了许多。万海堤对庆生说：

“我看了你的飞行档案，你读过五年书，文化比我高，你的毕业成绩也比我强。”

庆生怪不好意思的。“师长，我怎能跟你比呢？”

“都是俩胳膊支个脑袋，两腿支个肚子，怎么不能

